九籥集

九籥集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甫

雲間宋幼清集其所爲詩若文名之曰九籥取鮑玄暉昇天行語耳蓋玄暉所言丹經也丹經始自道家道家以元始天尊爲

祖開刼度人所說經亦稟元氣
自然而有非所造爲刼運當開
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奥謂之
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
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
省視乃命天皇真人攺轉天音

而辯析之此其說儒者所駭疑然而于詩文之指有脗合焉必㮚氣自然不可模擬蹈襲一合也得心應手若有意若無意若可解若不可解不見作爲之迹一合也神采汪射如雲興霞蔚

壁暉山而珠媚澤光燄萬丈一合也音調諧適如風生萬籟而五聲六律具焉一合也幼清少慕神仙多奇遇往往徵於夢寐而其爲詩文亦似之昔人評詩文者或曰讀書萬卷下筆有神

或曰靈氣怳惚而來不思而至
或曰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
歸存恍無定處或曰平生十萬
篇金薤垂琳瑯仙官欶六丁雷
霆下取將或曰金莖百尺仙掌
銅盤流瀣中天清寒獨矯幼清

所結撰足當此評矣陶貞白謂頑仙不若才鬼真誥載文章之士往往得仙官南華冲虛而下不可勝舉而仙道已成勾漏句曲之屬著述斐然成家與文苑爭勝幼清仙才其生有自其合

作宜也余聞韓衆服菖蒲十三
年日誦萬言陵陽子仲服遠志
二十年覽書輙記不忘余老矣
來日無多乞幼淸九籥刀圭庶
幾少益意知乎幼淸之友范漫
翁獻笑曰數究于九而非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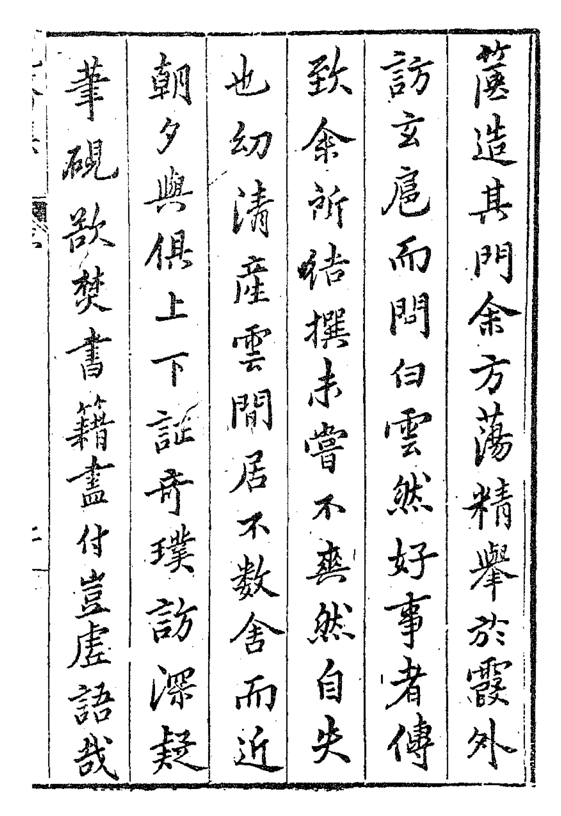
道有槖籥而非籥也故嬰兒姹女龍虎鉛汞皆一切託喻而迂怪者以熒惑人鼎中黃白房中秘戲煉養服食符籙科教諸方術紛然殽亂第供羽流覓糈探囊之資子言不亦愚乎夫九籥

寧易啓也哉姑以世法論孟浪
脫㝯刀濫劣飲墨汁幼淸於子
或可免二罰耳

九籥集序

唐以詩取士士之能詩者竭其極思矣於文亡當為一二君子崛起工古文詞文體一變而詩亡盖至於今而變始極也物極必反作者迭興漢室鄉雲孔门

游夏其在斯乎謝子曰余得九
籥集而把翫不忍去几案也彼
其步驟班張含咀徐庾固近代
佳手哉恨不使先輩見之先輩
中如王元美氏宰龍群彥不惜
齒牙波及天下士士皆措簪負



篋造其門余方蕩精舉於霞外訪玄扈而問白雲然好事者傳致余所結撰未嘗不爽然自失也幼清産雲間居不數舍而近朝夕與俱上下証奇璞訪深疑筆硯欲焚書籍盡付豈虛語哉

余奉使過大梁揖王孫中者舊
見其四辟有獻吉詩云為獻吉手
書年少時曾為門下士稱詩必杜
也有斅初唐者聞而惡之夫斅
法初唐易易乎非漱六朝之芳
潤者不能或飾虛以自矜或倨

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稱引醇樸以標其執其自外也必排摧靡麗以繼其竒欺世之愚蔵己之拙肯成人之美乎且而司馬並稱誰能軒輕滿目琳琅何如瓦礫棄之何其不降心而屈首

也華州龔先秦辨士唇吻而傾
動一時新安則澄習左莊耳歷
下稍讀漢書瑯琊氏亟稱之獨
用修放逐以成其慱家藏秘書
挾而之滇偕同好嘯弄盃酒間
探隱賾以為奇數一奇而有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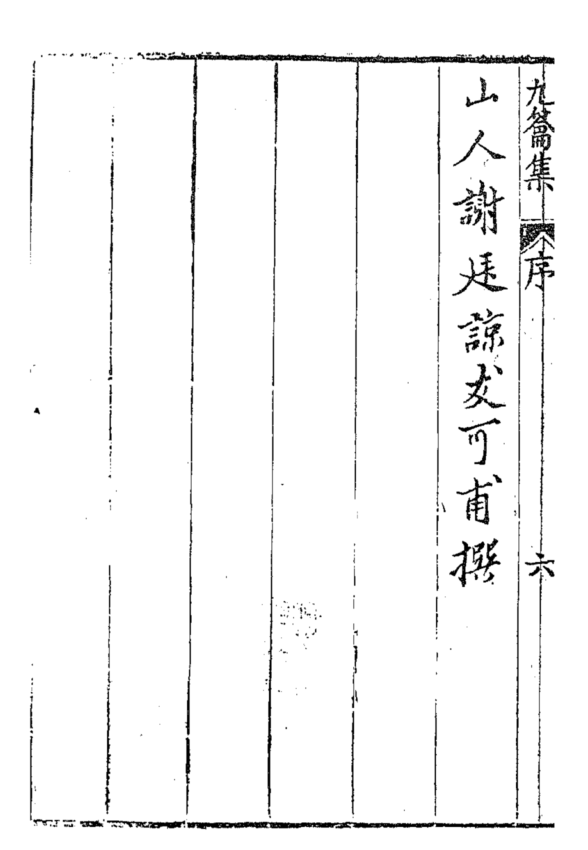
能對者罰依金谷一座盡知舉
酒自罰也當是時王楊之名韻
相激射遠有晦伯近有子臧殫
見洽聞應接不暇何暇論糟粕
之外爭而又何以傾滴液乎幼
清謂余曰吾鄉之有二陸也擅

音響者千餘年鉛槧相望意製縯紛求一言之幾於陸而不可得也余聞而異之因習知幼清於書亡所不闚其斅鑿擢微其頡豎景峻其逸軌超其持論正為人慷慨急於義而沉鬱澹泊

垂模凝神出鴻濛想其含毫而
頋盼也挫綜璜𢱢綺縠尚有餘
姸肅志濯陵竒迅扳閎富殆将
聲教爲己任哉何其肆懷而矯
俗也閬㠯紀勝亹亹忘疲盖其
情之所鍾者非山靈則人傑濛

濮之情見乎辭矣昔阮嗣宗讀
張茂先賦而知其為廊廟才鍾
會亦然嗟嗟幼清尚困縫掖耶
豈
本朝功令與唐殊祿利之途固
在彼而不在此耶然通者廣羅

啓籥拔異登齊榜中得人甚盛
豈以幼清之潛心大業而不褎
然為舉首哉計日者三千載牘
侍從鄒枚吾黨中生先飾屈宋
辨歌屬之不依矣
萬曆壬子孟秋望日九紫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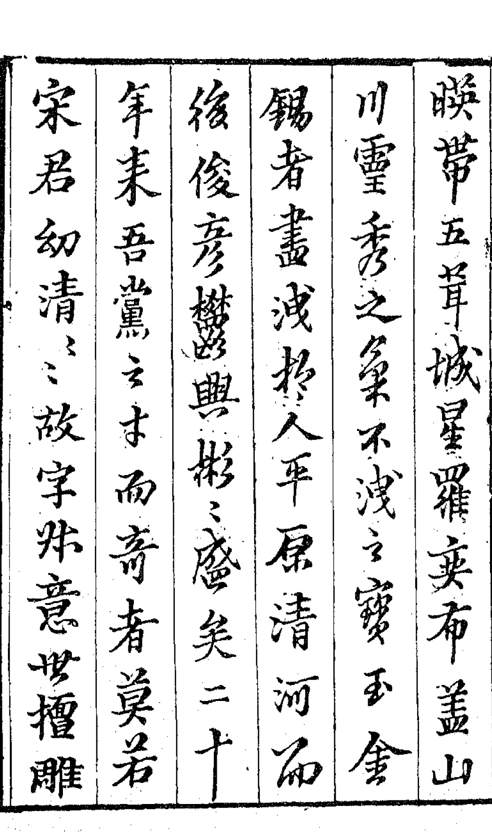


山人謝廷諒友可甫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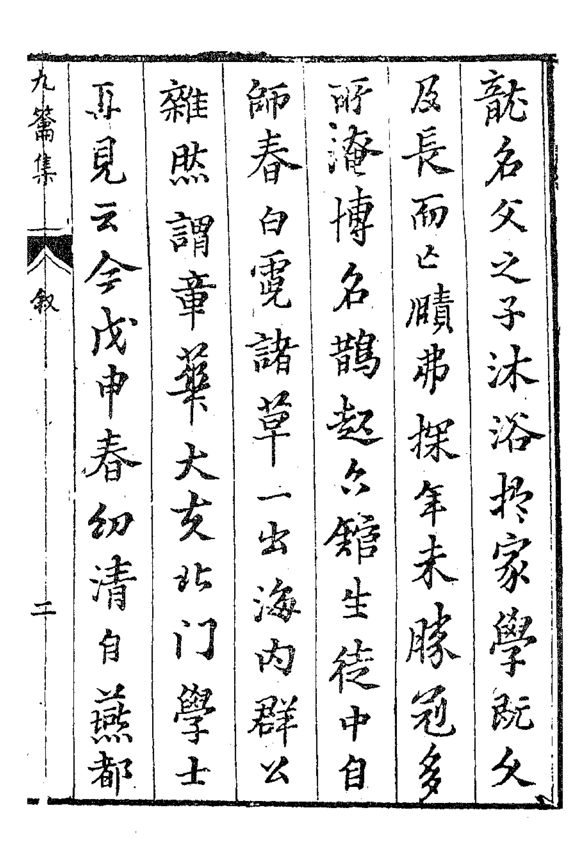
九籥集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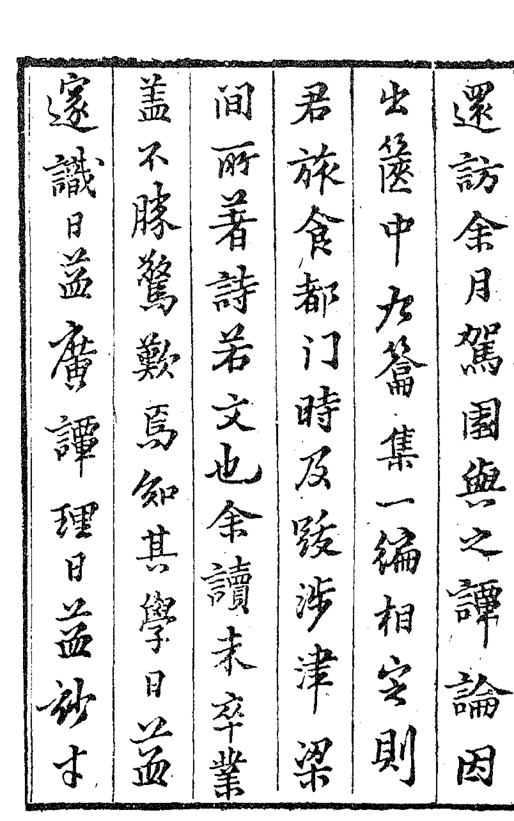
甐曺錢希言簡栖氏譔

華亭古由拳國晉機雲生長其地至今祠堂冢墓猶存西望泖水白波浸天微茫瀁瀰亾所不際隱々峰巒九點浮出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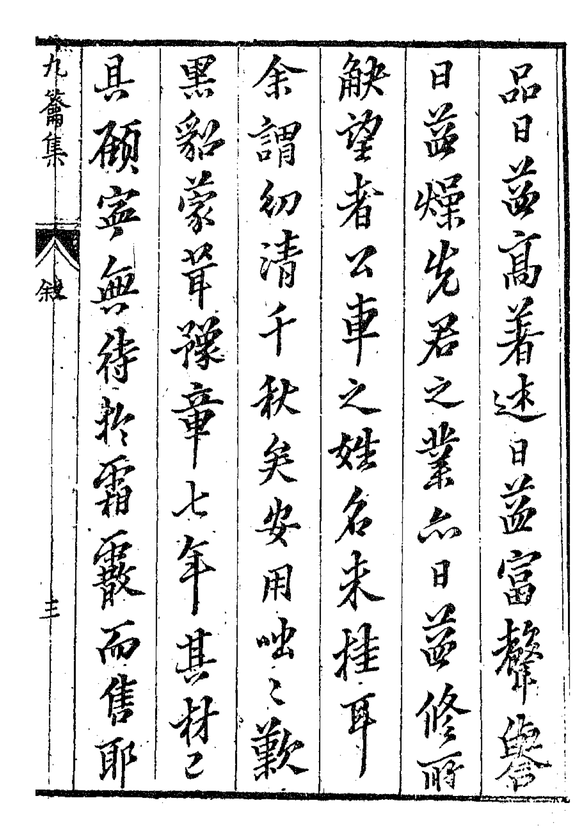


暎帶五茸城星羅棊布蓋山
川靈秀之氣不淺〻寳玉金
錫者盡減於人乎原清河而
後俊彥鬱興彬〻盛矣二十
年來吾黨〻才而奇者莫若
宋君幼清〻〻故字狀意世擅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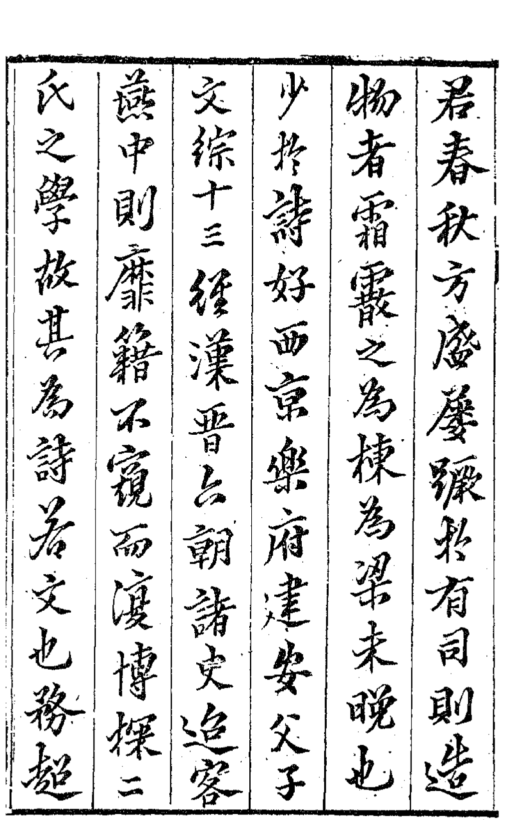

就名父之子沐浴於家學旣久
及長而匕隤弗探年未滕冠多
所淹博名鵲起久館生徒中自
師春白霓諸草一出海内群公
雜然謂章藻大支北门學士
耳見云今戊申春仞清自燕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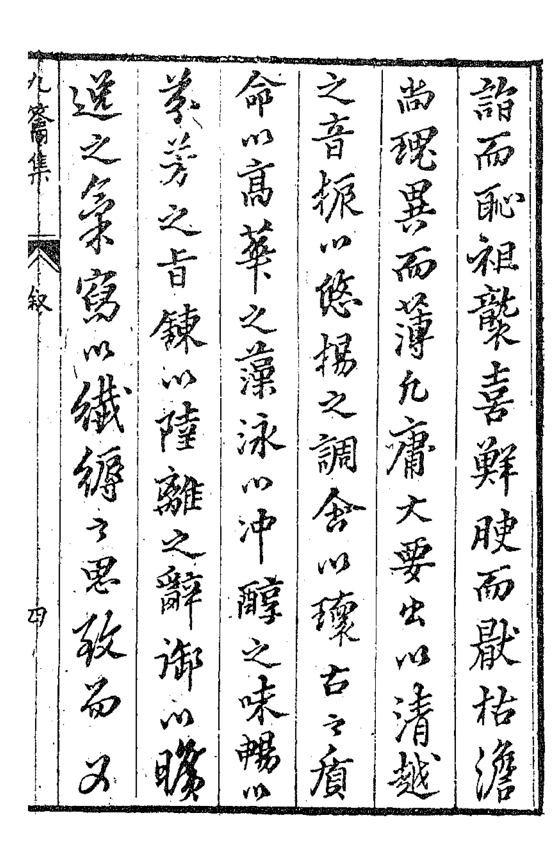
還訪余月駕園與之譚論因
出篋中九篇集一編相定則
君旅食都门時及跋涉津梁
间所著詩若文也余讀未卒業
盖不勝驚歎焉知其學日益
邃識日益廣譚理日益精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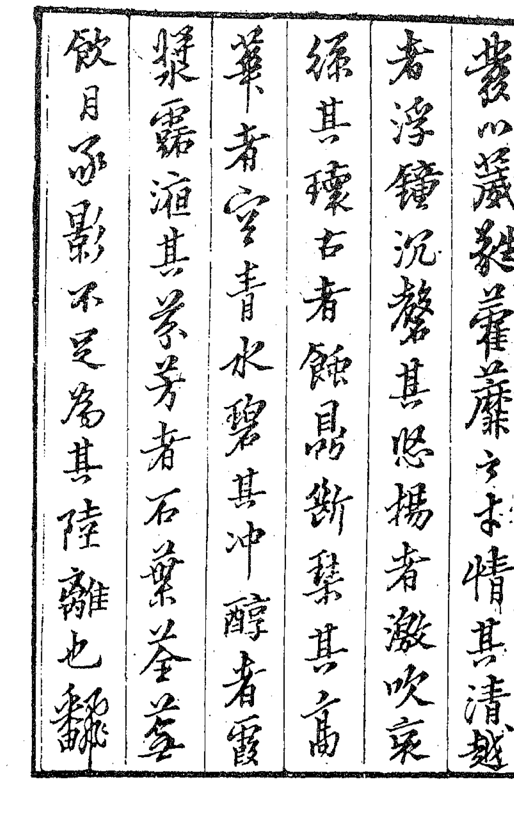


品日益高著述日益富聲譽
日益煠先君之業亦日益脩爵
觖望者公車之姓名未挂耳
余謂幼清千秋矣安用咄咄之歎
黑貂蒙茸褋章七年其材之
具顧寧無待於霜霰而售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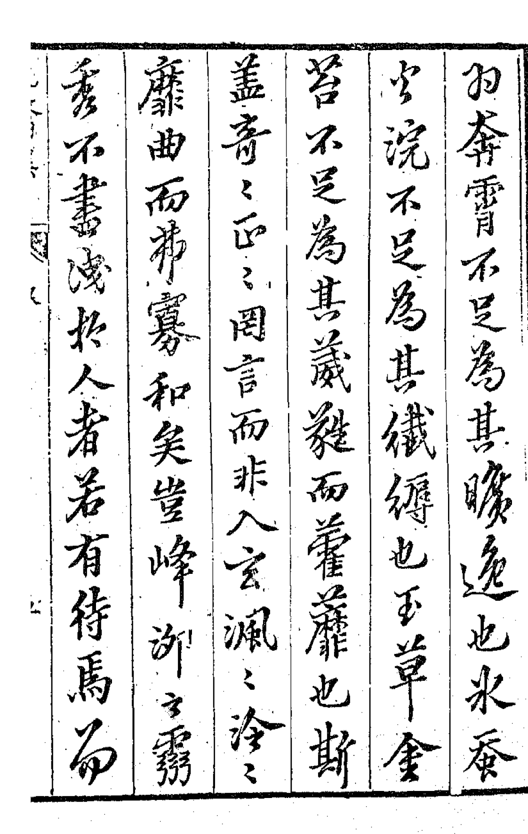


君春秋方盛屢躓於有司則造物者霜霰之為棟為梁未晚也少於詩好西京樂府建安父子文綜十三經漢晉六朝諸史迨容齋中則靡籍不窺而淹博採二氏之學故其為詩若文也務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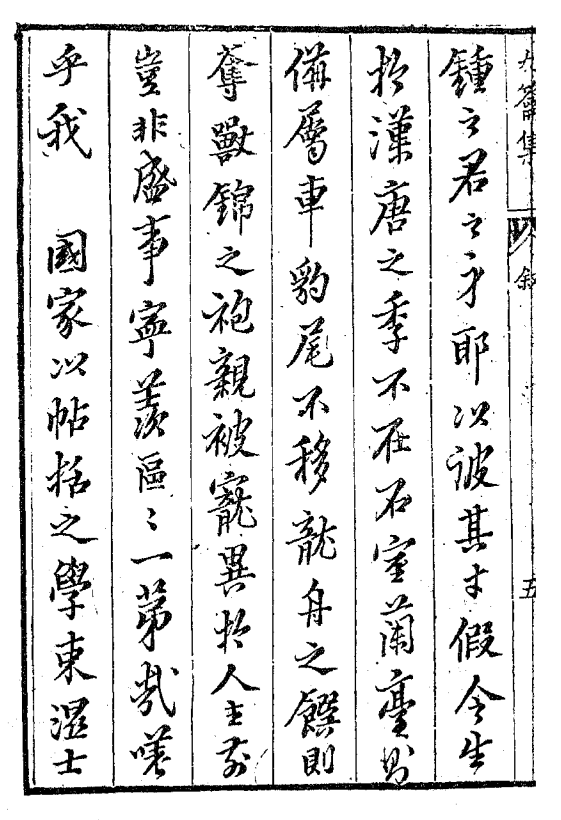

諧而恥祖斆喜鮮腴而獻枯澹
尚瑰異而薄九膚大要出以清越
之音振以悠揚之調含以瓌古之質
命以高華之藻泳以沖醇之味暢以
蓀芳之旨鍊以陸離之辭御以瞭
選之氣竊以纖縟之思致而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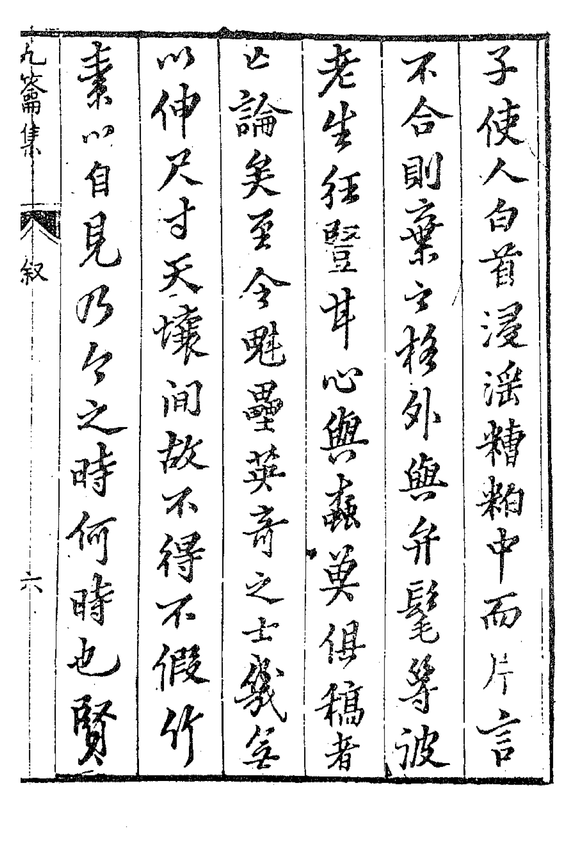


叢以叢雜羅蘼之音情其清越者浮鐘沉磬其悠揚者激吹哀絲其懷古者蝕鼎斷琴其高華者空青水碧其沖醇者霞漿露洹其芬芳者石葉荃蓥飲月承影不足為其陸離也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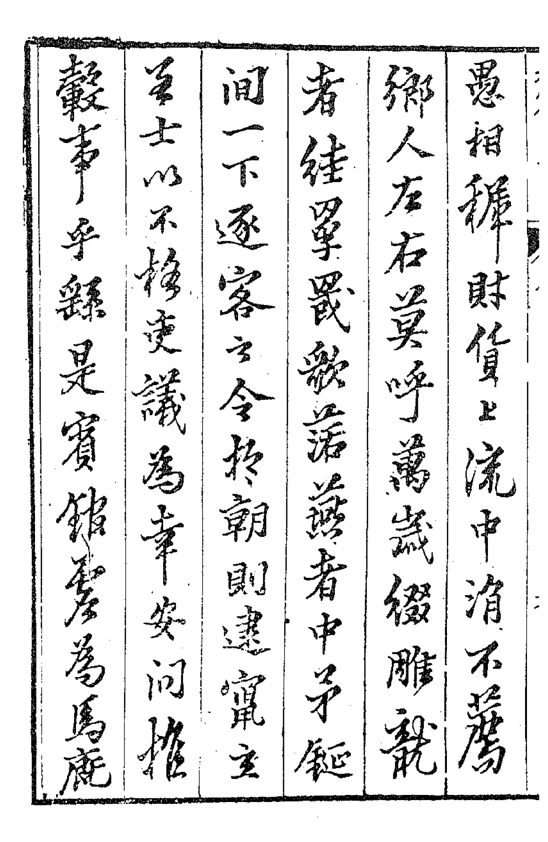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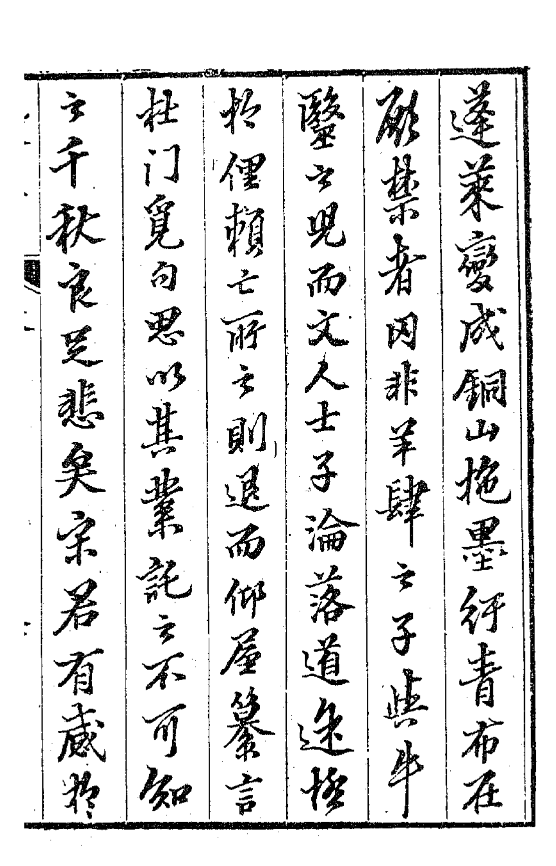
羽奔霄不足為其曠逸也氷蚕
出浣不足為其纖縟也玉草金
苔不足為其葳蕤而藿靡也斯
蓋齊々正々罔言而非入玄渢々洽々
靡曲而郝寡和矣豈峰泐々霧
耋不盡淺於人者若有待焉而


鍾之君之才耶以彼其才假令生於漢唐之季不在石室蘭臺則備屬車豹尾不移龍舟之艤則奪毆錦之袍親被寵異於人主矣豈非盛事寧羨區〻之一第哉嗟乎我 國家以帖括之學束濕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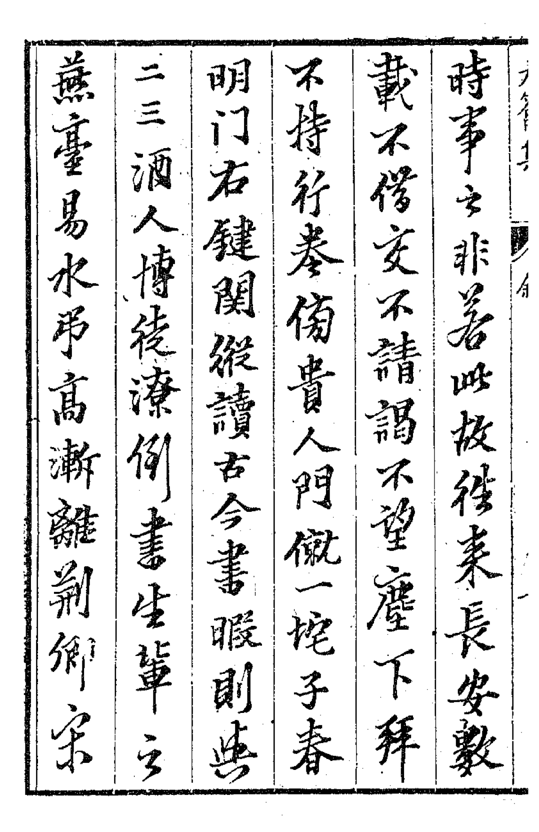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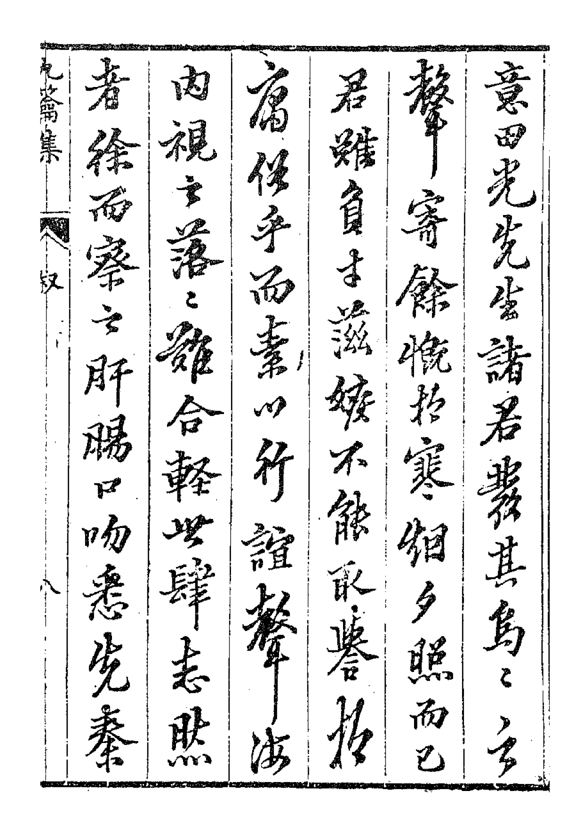
子使人白首浸淫糟粕中而片言不合則棄之穢外與弁髦等彼老生狂豎甘心與蠹魚侶稿者也論矣至今魁壘英奇之士幾筌以伸尺寸天壤間故不得不假竹素以自見乃今之時何時也賢


愚相稱財貨上流中消不屬
鄉人左右莫呼萬歲綴雕龍
者絓罣罭繳諾燕者中矛鋌
間一下遂客之令於朝則逮竄之
吾士以不轉更議為幸安問推
轂事乎縣是實館屋為馬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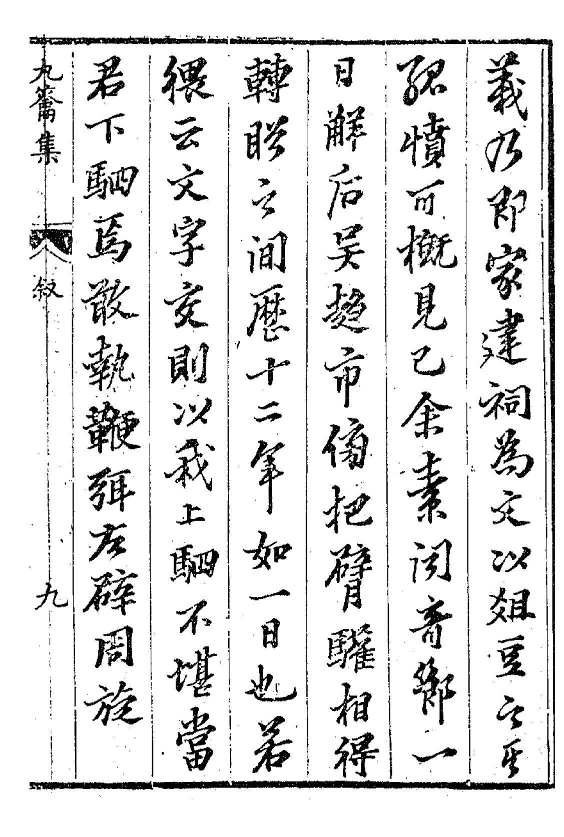
蓬萊夔成銅山拖墨衍青布在
彫棗者因非羊肆之子其半
鑿之見而文人士子淪落道途搔
於俚賴亡所之則退而仰屋纂言
杜门覓句思以其業託之不可知
之千秋良足悲矣宋君有感於


時事〻非若此故往來長安數
載不得交不請謁不望塵下拜
不持行卷傍貴人門僦一垞子春
明门右鍵關縱讀古今書暇則與
二三酒人博徒潦倒書生輩〻
燕臺易水弔高漸離荊卿宋



意田光先生諸君斐其爲之言
聲丁寧餘慨於寒烟夕照而已
君雖負才藻嫉不能取譽於
肩任乎而素以行誼聲于海
内視之落之離合輕世肆志然
者徐而察之肝腸口吻息先秦

以上人也兒時居茸城之陋巷莫有知者因署所居之门曰窮巷不閑長者轍經夜猶在少年塲復題其壁中曰一樽自小能留客七尺於今未許人其敢倫矜誼如此又常慨慕趙虞卿之高



義乃即家建祠爲文以俎豆之㞢
詔憤可概見已余素聞喬鄉一
日辭居吳趨市倚把臂驩相得
轉盼之間歷十二年如一日也若
猥云文字交則以裁上駟不堪當
君下駟爲散執鞭弭左辟周旋

九籥前集目錄

第乙卷

記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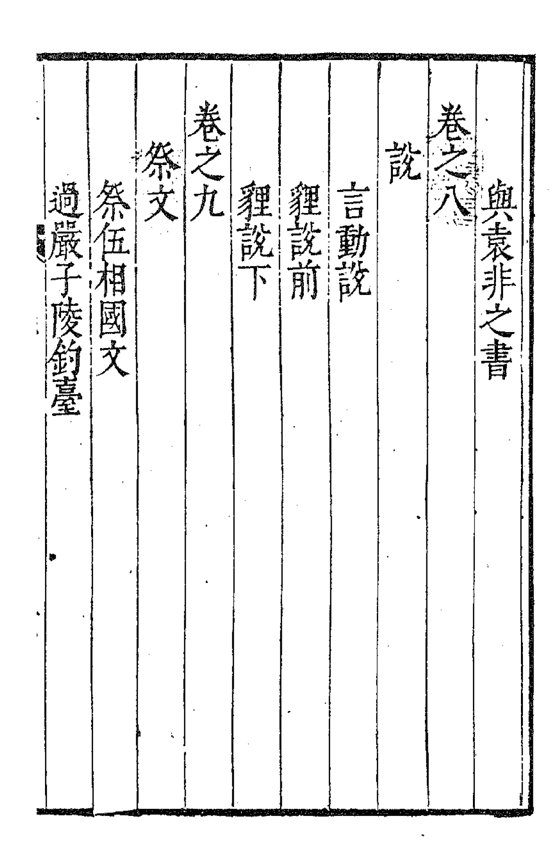
說燒棧道

卷之四

雜文

卷之五

傳



九籥前集卷之一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張京元無始甫校

記

虞相國祠堂記

不肖之少也嘗聞友誼爲五倫之一意甚醅𦤶之及年二十巳後乃大笑仲尼之我欺或曰古非今也於是尚友於簡編而得所爲虞相國者相國趙王所傾信者也當魏齊之難度趙王之不足以存齊又度天下不能以有難於秦於是解相印而與齊俱亡夫位若曰相所斬項絶腰而不得後爭者

也齊且亡矣非有昔日之顯榮可以相提挈又非有必勝之策足以却秦而存齊而頓乎妻子不顧以與齊俱使虞生於今時有不斬齊以博秦王之一笑則曰故君重於友又不然則曰姑握趙相之印異日足以破秦關而西又不然則曰有父若母者在又不然則曰我交淺又不然則姑設困秦之策以博名高也余獨恨夫戀戀握相印而藉口報秦以文言欺夫交者此李少卿之所以有負於子長而豫讓之所以有辭於青荓也或曰友於五行則爲土於五常則爲信土無定色信無輕諾今人之

重諾而無常蓋有意乎順天之經然則相國之解印其於天人何悖逆也苟逆悖也余請從之雖然余有魏齊之急未必有望於故人也又非有相印之可以解而相從也獨恨夫文其惜去以西攻夫秦者或曰齊必而虞卿存得無有西嚮意乎余曰客休矣毋深言余將祀虞於是闢廟而祀之家廟之左嗚呼魏齊而無干相國祀在齊矣齊之亡也其猶有溺范之心未忘乎若齊者可謂壯矣彼信陵施施目可抉而耳可塞沛之亭長柰何祀之或曰虞魏之不復振信陵逆覩之嗟乎是以見誚於

侯生或曰侯生之刎蓋由此慶信陵之不復有振夫魏也然則魏氏之亡蓋在公子之不存魏舜也始不然信陵固好士士豈不能斬晉鄙故客以報邪故曰魏之亡以公子若平原爲賤爲貧之言宜子孫之卒與趙俱亡也

夢記

余喜佛氏而不喜言神仙蓋以佛氏廣惠群生而神仙鍊形玩世不無迹於貪痴庚寅季冬日在朔余以寡妻病故應老母命策蹇南歸在途十七日將抵泗州晚不及渡宿於村中村云包家集同宿

五人酣酒鮮而浮村酒腹果然矣夜過半㝡在燕市與二友人出北闕下神武門見胄士二三十輩皆乘甲馬持弓矢戈矛喧競出門最後一鹿青質素斑短形枝角步不甚速一鶴踵其後町疃蹇甚方頸方足其絳頂亦方白羽碧色兩翼翥丹砂之赤者其狀蝭蝶延頸而鳴舒翼而舞乎也樂之彷彿之間鶴已化而人矣而肩赤猶故余因問之曰若何而赤對曰余千年而方首方千年而赤右千年而左赤也余曰將子無死至於萬年通身如荼則爲絳鶴矣乎對曰然余曰鹿而前子者爲誰曰

余友青徐君也子爲誰曰冶桃生也因數其友將可十人且曰余輩托體衆生以遊戲人間山川雲物吾數幻之余抑首而顧則梅花在雪中冷香紛集煖韻旋生似非人境余笑謂之曰余本南人未遑五嶽天台鴈蕩吾南土也先生羽衣行在亦有館舍乎曰石梁一渡翺翔彼中今日都門亦因暫到於天台則宅舍於鴈蕩則逆旅也君有意兩方便請貸君羽翼余曰余歸東南歲首深坐先生玉翩少稅雲中使余或叅鳳麟或跨烟霧願得介紹山靈聽禮諸聖對曰余卒事天台正月便來相拉

卽邀至一所可數十步室宇偪側似酒家胡先生解瓢覓坐余因辭出先生不答一語徐日識之一揖而退竟失道見二匠人修檻下碎磚揖而問之則曰君之所出卽君之所以入也憇而出門出門而夢覺則重茵浹汗壁燈熒熒因誦陳仲醇贈王崑崙夢鶴詩曰雲糊糢不可呼北斗柄折海水枯何時一問我長瓜之麻姑黯然淚下噫向令此夢不覺從玆而去人間天上一晴分却矣夫茂林修竹求之實艱況三水十洲又秦漢之君所欲搴裳濡足而不獲一遇者乎苟非心與境遇境與心違

又孰知其悲哉

東師野記

辛卯秋琉球相鄭迵遣使奏日本目下十吉次郎弑主自立并豐前岐前大小六十島自號關白猶華言大將欲脅使內道無幾薩摩島術士許儀厚本豫章人縱黨告夷入犯狀與琉球同冬高麗王李昖遣陪臣入　朝代夷求貢辭如儀厚至壬辰春果遣僞將平行長僧玄蘇等帥師二十萬號六十萬夏破高麗兩京及慶尚等六道王奔平安駐義州告急遼陽裨將祖承訓自恃驍勇率騎五千

赴之軍瑫時六師西討哱逆未遑東顧夷妄羨中
華遺書朝鮮悖慢無忌石大司馬星遣門下士沈
惟敬詰夷夷言高麗阻道欲有其地以便來朝惟
敬許爲之請更與期約禁勿相攻歸報而西師奏
凱大司馬謂門庭利禦夷性畏寒當乘時往救冬
合步騎四萬　上命右司馬宋應昌經畧薊遼議
與大司馬合也　勑李如松都督諸軍受右司馬
節制尚書郎劉黃裳袁黃宿負通術兼官叅軍事
十二月師渡鴨綠江夷以敬約過期攻高麗鳳山
右司馬駐鳳皇城陽遣惟敬申約議畫混同江東

南於夷陰遣如松出不意抵平壤夷戰不利走王京斬首四千級如松乘勝追躡深入險隘復戰於碧蹄館我師少却退保開城已而潛攻王京殺夷婿三填郎復用間入城焚其輜重賊懼方議還關白率兵守對馬島不許揚言分道犯内夏我師疲馬有歸音右司馬進屯平壤佯使惟敬議貢啓請益兵　天子令蜀將軍劉綎充次將軍帥師五千爲如松犄角五月夷遂致王京其辭甲尋召六道僞將還釜山六月夷疑約復掠晉州右司馬遣如松救之命惟敬責其渝信且詒之曰去釜山當封

汝夷遂歸高麗世子及其俘退西生浦遣小西飛至軍中俟約秋八月師遂大還劉綎將前軍鎮王京領如松事便宜全羅諸道海上解嚴右司馬上言本末中外始悟夷退　天子下公卿議兩臺及諸省郎以名器宜慎夷心叵測且暴露幾年資粮不貲夷以封退又謂寒而歸春而至去來無關封否揣摩激烈不覺詠諸大司馬欲分嘻笑請以百口保封夷無患　詔曰俟夷請始議東伐群臣建言守鴨綠聲應援效西關玉門故事勿過重亦勿過輕獨右司馬短長陣法考制火攻慨然以波濤

自信御史郭實慮遠道顛危劾司馬嘗試國事指陳切直出貶遠方由是奮激出師鬚髯咸素得斬獲相當若陰諾封貢獨大司馬得聞及抗衆論事旣盈庭謗訕蠭起兩司馬威名不加於昔日者上下徑庭故也或曰夷破高麗人給粟帛遠近讙虞然驕縱王京而徘徊平壤故得而不守及釜山東歸悉棄降者或不志中原少槩見矣至於李肸畧撫駤牝之思蓋彼先嘗三殺其君殆所謂天亡者歟議者欲立世子以效少康之一旅一成而其羣臣靦顏琳耻鮮有顧黍離而歌朔方者悲夫當隋

煬唐文竭天下以殉平壤亦人事修不修而然也
昔月本討賊來王　太宗賜以名號今固靳之蓋
忿其睥睨而求且德過唐虞若漢文之賜書南越
不足效矣余觀大司馬征討兩方夙夜一人簡才
不次君沈惟敬出入蠻夷楊允恭募航御敵皆以
匹夫取効亦涓人收骨之意綎故都督劉顯子也
勇蓋三軍而方畧不亞如松如松寧遠成梁子也
並紹箕裘時人多之野史氏曰人有言司馬以許
封退夷爲已功夷以求封退師爲事大夷幸我不
許以有名司馬幸不許以免譏於復寇斯言傾危

不如群臣之正言深慮矣始某姓居夷間琉球情實行長命軍中誦曰受大球小球爲大國贅旒蓋近於滑稽者乎論曰四夷不治　高皇帝垂於訓言又　勑遼東主帥曰虜報萬人當拒之以十萬豈無意哉然亡高麗是亡遼左也自遼海而閩廣萬里一帆要害百數爲蛇弗摧虺將若何右司馬同心決斷可謂奪人心矣或咎其不務懲夷有不及幾年之懼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譬諸盜爲排藩籬而窺門庭詒之以利出之逼衢不煩兵革善也況斬將折馘功有難掩者哉語曰兵難

遥度又曰兵恣事也師之二九克象人君盖居險
而抗衆誠未易矣司馬見可知難非集思廣益豈
能底厥績乎若袁劉起文成武有志所當北面者
也

西師記略

哱拜西虜也　世宗時以部落三千内附撫臣處
之朔方虜犯塞稍稍有功由是驕縱漸繁名實及
党馨仗鉞略不假借屢施束縛哱忿耻盈懐乃與
其黨劉東陽許朝子承恩共殺党縛藩臣穆來輔
隨府刼慶王結西虜以要命於朝　詔令罷兵赦

勿問不從時魏大司馬學曾專閫陝右卽命方畧
魏赴夏過期哱亦僭擬魏作氣討逆請引河水灌
城河去城二十里乃北抵受降者　詔曰可於是
去水關築堤灌城水過城雉七尺魏意欲盡降夏
人兵不血刃秋御史梅國樓奏學曾逗留養亂
天子大怒命武士反接至闕擢山右中丞葉夢熊
代魏命李寧遠成梁爲大將軍子如松隸國樓持
節監軍事寧遠在遼不及乃以如松爲大將軍八
月虜救夏人如松戰於張亮堡走之賊勢乃孤國
樓陰使人說承恩殺許朝以免　必承恩遂殺朝請

降中丞以賊在釜中旦生之無以懲後不許十月城破承恩出走浙東將楊文執之賊黨悉就擒國樓請承恩於朝　天子從中丞議十一月獻俘太廟行賞各有差魏奪爵勒歸田里尋復本官如故是役也蕭如薰實扼虜賊之衝曰靖虜中外間隔故卒抵於擒議者謂其有睢陽之槩先是與虜戰於沙湃叅戎龔子敬死焉子敬華川人陝之驍將也　論曰昔赫連勃勃始築統萬及繼遷父子狐鼠其中趙氏宥奸者累世及於我　明逆醜藩封豈非形勢不掉足資奸雄亦其風氣使然也若

灌城已取效於往日哱氏其未之聞乎野史氏曰余聞禍始許朝及哱氏議降許堅初志造舟踰城潛殺守水以潰堤績慰撫夏人莫敢反正斯其才誠有過人者御史構而誅之用意遠矣孫子曰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語曰斬首項不如刺心膂良有以也

聽吳歌記

昔人以漸近自然答絲肉之問千古遂爲名言蓋東西南北之音其聲皆協於齒牙脣舌不則雖秦青合唱難欺雅俗之耳而況能强附之於絲竹乎

自漢迄於六朝中間公莫俞兒之曲雖讀之不勝
吃而其置吃之處乃其諧聲之極也近世樂理既
失俗工以牽合爲奇書史經傳皆披之管絃影響
依稀轉相附和假令不待恊音而輙可入奏則古
之樂矣羌羊宜巫祟語矣三代之音降鬼神格天
地西方之呪致雲物驅蛟龍豈非至和之極能相
感通乎盖非聲無以宣氣非和無以會神是以歌
部而鳳儀審颯知國固知樂之有裨於天人矣唐
初之詩諸公以入唱爲高自宋代以調與而歌詩
之法廢金元以北九宮與而歌調之法廢元迄我

朝以南曲與而北曲廢譬之於禮諸體猶羊而歌音猶告朔也廢告朔而供羊不可爲禮廢歌音而存體不可爲樂故詩廢歌而唐人始獨擅詩矣詞廢歌而宋氏獨擅調矣北音廢歌而金元始獨擅北音矣此固披卷自見按世可推者也吳歌自古絕唱其歌至今未亡余少時頗聞其槩會歷年奔走四方乙未孟夏返道姑胥蒼頭七八輩皆善吳歌因以酒誘之迭歌五六百首其敘事陳情寓言布景摘天地之短長測風月之深淺狀鳥奮而議魚潛惜草明而商花吐夢寐不能擬幻鬼神無所

伸靈令帝王失尊於談笑古今立易於須叟皆文人騷士所嚙指斷鬚而不得者乃女紅田畯以無心得之於口吻之間豈非天地之元聲匹夫匹婦所與能者乎時手太白樂府不覺墮地以余之癖於嗜文太白之善於琢句乃奪於傖父之肉音非至和之感人則不肖之無識太白之無才必有所歸矣余以爲詩必高唱而始極其致使起唐人而歌太白之詩將無斥建武而棄建安乎若夫南北之曲一失宮商便屬别調斯與詞家之商李驟壇之獄律豈盛世之音哉

九籥前集卷之二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陸肇修元常甫校

序

壽曹君六十序

曹氏與余先世至近溪盖三世交也甲午春余病還燕中則不及稱觴矣村居多暇見曹君輒以爲恨乃笑曰子四方之士也何拘拘早晩邪雖然他人視我則憂矣而我則樂甚也子能道我樂以壽我乎余喜而問曰他人之以憂疑足下也得無謂二子既成而喪乎幼孫巳歲而殤乎夫人當少壯

則華髮朱顏甘寢嗜味或竟夕發千里之思片言酬睚眦之怨一笑擲千金之費何者父母之慕衰而兒女之累輕也及夫遲暮則鮐背鯢齒醫霧而遠凝倚鳩而强步屬酒言舊未半竟以欷歔擇吉媒歡言終不禁破涕招壯年之懵尤怨事境之來往者得非以嫁娶之淑慝爲欣戚子孫之盛衰爲悲歡乎足下年踰知命始喪尊君又朞年而二子喪不朞年而愛孫殤無後之責足下之所辭也假令二子俱生居鄉者有姤嫉之備處宦者有山川之虞兒女未婚則急其長成已娶則憂其否泰孜

孜產業嘗懷空乏之愁汲汲貽謀猶思怠荒之患
豈知耄耋之隨至松栢之已實乎今足下顏如春
花鬓若秋水縱飲則狂髡之一石是期劇談則質
施之三白相軋豈天縱哉早畢稅粮鄉役遠踪戶
內罔分愚智惡言不入聽司拙子禽之躁煩鄙鴟
夷之乾沒而隱然享五嶽之樂齊三致之高以弟
子繼宦穸則無嗣而有嗣月旦祖陽秋則不貴而
臻貴況齊眉相期於白首佳城永固於紫髯將啞
漆園之寡情笑王孫之臝體矣假之年而去其憂
其謂之樂乎其不謂之樂乎曹君笑曰嘻斯樂也

非吾不能享非子不能道乃作而歌曰禾黍如雲兮羅我前旨酒如湫兮匡我牀帝鄉渺渺兮不可至家仁里兮恣倘佯余曰足下尚有美於神仙耶昔彭祖行年八百喪四十子而未嘗損神今足下二子亡而不改其樂其竊比於老彭者乎更相與大笑而罷是爲序

壽蘇泉叔七十序

叔父授鳩之辰稱壽者百數第笑曰諸君子辭固令然非愚所以至今日也安得知我者壽我乎後有以告其從子澄者澄客燕飲至之後偕從兄益

舉兒進曰叔父少年以及今日投藥而活子女不千數乎曰然所活如是所得稱是乎曰不及也而餬口則足矣夫生人之柄非鬼神之所司而人主之所專乎叔父不出奚囊而濟人於頃刻生者之眷屬歡呼相慶因是而獲享黄髮之期者又幾千人天地以好生爲心其欲酬德而不以壽也曷足酬乎又使辱在泥塗逮秋而登穀不數石而公私咸賴何如斬刈藥草而朱提是方茂水旱之患餘稻粱之資比夫閔閔之農夫其力之勞逸心之煩簡孰得失哉昔尼父以靜徵壽叔父無憂於衣食

而有快於全生不泰且静乎曰是可以壽我矣曰未也起人而責報必以重乎曰否苟酬也而求田問舍乎矣曰否我充我脯酒然則壽未央也生人之功大矣大矣而自大自大而淺報小則虐訴相洩大則攘臂相仍不則峻拒相絕人始遠交而近避之於是乎内躁於中外困於遇喪拯死之快而獲傷生之疾理固然也不然而役役遠圖貽子孫燕翼之基營身前富貴之計飡霜依月挹兩姻風筋骨無金石之堅饑寒乏神仙之術將少壯也若春草之肥犢迨老憊也若秋塞之疥駝矣乃叔父

庭雜群卉燦焉辰宿之舒穀樹秫田紛當酒泉之
富欲致客之醉如縛佻人而快之戈矛求坐客之
來如疲津梁而資之車馬年已七袠而頻顧牀頭
不休付緩急於度外彼舉世之醉醒四方之夷險
寧足以滑其心乎既有仁者之靜而復兼智者之
樂其果有央乎兄益進曰雖然是致壽也若夫寧
壽爾亦聞之乎惟我一二兄弟皆繼叔父之術起
人白骨之中致勒甘脆之奉天人無異於叔父而
不問出入之多寡不分産業之隆衰日奉二親於
花巖石甕之間不憚延客以佐綵衣之勝寧有爔

性之事傷叔父之心而嬸氏之皓首松蘿以爭汞於大椿者吾黨天倫之樂孰得而相比隆乎則亦何藉於㫰東之訃宦隱之鄙也叔父鼓掌而起曰致矣寧矣吾不能徐生之奇而東方之幻方且迎風而雲飄𨂍流而巘處矣若十洲可涉又何德以居之姑叙吾人生之事而已因書之以爲序

九籥前集卷之三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小論

友人顧承學思之甫校

四皓

高祖之欲廢惠帝孱之而憂籜兮夫見四皓而知天下之歸惠帝矣留矦之致四皓非特安惠帝示天下歸劉氏而寢后之邪心也后之不敢帝呂氏思帝之畏四皓也天下者高帝之天下巳之天下且不敢逆四皓以貽愛子劉氏而呂氏篡也天下歸之乎后之終身不敢帝呂者懼天下之多有四

皓也故曰高祖呂氏之邪心奪於四皓之一致也不四皓致彼呂雉者刃在其頸矣如意而帝也漢亡無日矣

從赤松子遊

帝欲如意立而諸臣忌惟忌無不忍矣且將呂后惠帝是忍焉千秋之後帝之托如意者必良何也何既死矣彼平勃者食肉而皮寢者也豈堪託如意者耶良先去之而帝心孤矣然則惠帝之不廢由良去之後帝無可托如意也

不諫伐吳

伐吳之策出自孔明不成者天也漢出三峽而魏以重兵下長江吳且奔命𢇁矣與魏共析吳而徐俟魏之釁才十倍丕也理百倍丕也仲達卧病武帝初亡藉武昌而抵鄴中師武臣力日月幽而復明庸可既乎當時魏庭亦有與蜀分吳之策而魏文以爲勿是豈非天哉兵敗而重悼孝直惜魏㫾之不南也夫亦街亭而斬馬謖也夫

先主不守荆州

孫子曰利而誘之强而避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先主之不守荆州是也當時武帝將百萬而南劉

表不祿蔡氏求降荆州無主而操之所忌在主主爲德於楚之日淺矣將無遼褚之敵兵無幽燕之勁守則如奉先戰則若公路矣故走之吳而以魏疲夫吳　携民以走誘之利也不與之戰避其强也倒轔而去卑驕之也故緩其行佚而勞之也欲守者孔明兵不可得而先傳也臣決守而主決去陰爲德於楚民也俟魏之去而取之也

報効曹公

官渡而孟德不利袁紹其帝矣斬顏良而紹臂斷紹氣奪矣漢祚少延者壯繆功也或疑侯幸於操

而不忍斬操謂侯溺於恩則不然英雄蠭起非操不能斬除剗陰惡未張荀文若亦受其責況羈旅之臣且侯之從玭謂葛藥能庇其本根也及玭以漢中王而侯且耻與黄忠同列矣侯而不以玭必不敢爲帝帝而不救荆州或者有相忌之心乎不然以玭之遇事嘗多咄之集思廣益豈其智昬而獨委侯以荆州也

子房狙擊沙中

始皇帝東巡韓人張良募勇士擊之悞中副車或曰良欲報秦也或曰示天下不必畏秦也曰非也

良欲安天下也祖龍亦扶蘇將繼立祖龍亦阿房且弗闕祖龍亦趙高必屏斥祖龍亦巡狩得休息祖龍亦詩書且全壁祖龍亦刀鋸無所賊而胡亥安得虐民上也彼匈奴已遠遁矣秦其藉扶蘇以世乎世則天下且休息矣而韓仇亦已洗矣

說燒棧道

留矦既相韓而復說高帝絕蜀道蓋欲使之後天下與也遺楚以齊梁反書而楚兵且東矣諸矦之欲帝者衆矣天下如肉畀西楚割之久割則不能無鈍新我棧塹我旅天下響應羽不必垓下亦矣

淮陰之定三秦急功名也說發喪者好奇計者也非計之上者也老子曰不爭之德是謂配天古之極仲章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子房其有焉曰子何以識之淮陰而不先相國進也則俟楚之自斃也

江陵張相公論二

范宣子以賓州之讒也逐欒氏而囚羊舌肸祁奚乘馹而見宣子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保定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宣子悅與

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論曰叔向之功在言相國之德在民某也少不習于事請以耳舉曰○穆宗之政寬相國繩繩群吏敬六官習京師肅侍臣歛四方安小大無譁整乃靜靜安民志志安勿争勿争則樂二曰法必重重赦無倖夫民之嘗罪以罪之輕韓子之論竊珠安于之論深谿可徵也三曰赦不妄大眚疢獄其害毒民其怨歸上頻赦則囹圄爲室家遇赦也不上德而矜天助肆狠毒於宄家肆不得亡命爲盜賊卒爲姦回則四曰官無横議世無作巧食祿于官其司有嘗小臣好奇買

名忠良越官封事大臣章章糟粕六經口創聖賢
釐拆釣名是爲在田五曰減驛傳簡庠校妻妾十
數侍從百人輜重衆多擾我小民饕餮翱翔貺我
賓彼巳之子其終何居爲鼠爲驢安用是者何
六曰禁貸于京用人惟賢旣貸于京以賄上官上
目瞭盲出宰外地虐蠹侵官其政乃崩人之賢不
在文人若醜豈必尊七曰誅食稅覈矣稼穡爲蟊
爲螣昔赦是俾今則孔棘八曰辟墨吏國家之天
而津而涎夫子爲政廉則陟先重曰有一于此十
世宥之君子百行子孫赭之於今十年雨雪遺之

下民孔嘉皇天佑之

江陵論二

或曰相國置死黨于重地內結中寺一朝舉事四海晏如則愚矣相國矣相國不軌宜繕修王莽故事而市德兆民則可疑也乃相國之為政過嚴矣雖疑其結馮中貴以傾中外而中貴收日不具反刑吾知其憚相國威名而斲卯翼耳今吮曰黨屬捉阜㗊口曾無廬田廡舍之避委質衣冠何不幸哉桓公好紫國人亦好紫敗紫也而易十素公謀於管仲管仲曰君遠焉明日大夫朝公曰大夫勿

前寡人惡紫臭十日而紫絶於蓮以此觀之相國
紫也嗟乎不幼以長不寛以猛無乃非計也乎生
避不避必獲重譴其驂乘之傷心近侍之中傷乎
諸子之高第皆逸才非命意也國家萬世能必無
少主乎霍光者鑒中言君矯

附事語二條

蘇子陰遣舍人以重資見張儀于秦王以爲相蘇
子喜曰從固矣儀將阻秦王不出兵函谷以報我
也有客曰不然儀望君甚從將解蘇子曰儀背德
乎曰臣幼遊於梁止于淮潁之濵漁父獲潁鯉將

批鱗爲炙客憐而買之欲舍諸河恐其寒也爨之
釜期煖而放之過炊童子起曰噫其止投之乎客
驚起曰投之投之項間鯉鼓鬣呷波沸水震電爲
龍而去覆賈人千金而吐頷下之珠以報童子客
稽首曰子漁父之鱠臣浮子清冷之波不然將在
鼎俎與漁父之腹何以覆臣賈其夕龍緅裘出水
中而言曰子故爨我微童子舟婦將加臣酸醎以
爲臭味則與漁父之鱠我曷異也故賈人以寒炊
鯉則不知愛我以炊而因忘其解衣之德今子慢
儀炊之也舍人從儀止炊也儀將覆子而報在舍

人蘇子曰客有以謀秦乎曰臣西見儀令儀德君乃西見儀曰有客賣鯉將舍而憐其寒煖之以炊童子禍熱請之客而舍之鯉化爲龍報將在誰儀曰客心叵測報在童子季子曰令客見不買熱不舍童子柰客何儀曰無柰客何也曰蘇子無令舍人從君舍人欲從君柰蘇子何也儀曰客休矣無柰蘇子何也請得因君以報蘇子乃閉函谷關十五年不出山東

孟嘗君城薛策版築之息者晝夜譁季子夂君張燭而創諸侯之牘靡鈗墨而與季子言季子曰若

是其錯也一朝乎君曰將歳季子曰請石五寸臣
能一朝銳之君曰客間薛也